歐陽修集/卷14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集古錄跋尾卷七 ◄

歐陽修集
卷一百四十一・集古錄跋尾卷八

► 集古錄跋尾卷九

【唐顏氏家廟碑〈建中元年〉】

右《顏氏家廟碑》，顏真卿撰並書。真卿父名惟貞，仕至薛王友。真卿，其第七子也。述其祖禰群從官爵甚詳。

【唐顏魯公書殘碑一】

右顏氏殘碑，以《家廟碑》考之，是顏允南碑也。《家廟碑》云「允南歷殿中、膳部、司封郎中，司業，金鄉男」。此碑云「肅宗入中京，遷司封，尋封金鄉縣男」，又云「遷國子司業」。此碑云「二子頲、(求頁)，頲好為五言詩，授校書郎，早卒」。《家廟碑》亦云「好五言，校書」。而此碑又云「與弟允臧，同時台省」，則為允南可知不疑。惟書頲事，《家廟碑》云「侍郎蔣冽賞其判」，此碑云「為崔器所賞」，小不同爾。治平元年寒食日書。

【唐顏魯公書殘碑二】

余謂顏公書如忠臣烈士、道德君子，其端嚴尊重，人初見而畏之，然愈久而愈可愛也。其見寶於世者不必多，然雖多而不厭也，故雖其殘缺不忍棄之。

【唐湖州石記】

右《湖州石記》，文字殘缺，其存者僅可識讀，考其所記，不可詳也。惟其筆畫奇偉，非顏魯公不能書也。公忠義之節，明若日月，而堅若金石，自可以光後世，傳無窮，不待其書然後不朽。然公所至必有遺跡，故今處處有之。唐人筆跡見於今者，惟公為最多。視其巨書深刻，或托於山崖，其用意未嘗不為無窮計也，蓋亦有趣好所樂爾。其在湖州所書為世所傳者，惟《干祿字》、《放生池碑》尚多見於人家，而《干祿字書》乃楊漢公摹本，其真本以訛缺遂不復傳，獨余《集錄》有之。惟好古之士，知前人用意之深，則其堙沉磨滅之餘，尤為可惜者也。治平元年正月二十日書。

【唐顏魯公帖】

右《蔡明遠帖》，《寒食帖》附，皆顏魯公畫。魯公後帖流俗多傳，謂之《寒食帖》。其印文曰「忠孝之家」者，錢文僖公自號也；「希聖」，錢公字也。又曰「化鶴之系」者，丁崖相印也。「潤州觀察使」者，錢惟濟也。

【唐顏魯公二十二字帖】

斯人忠義出於天性，故其字畫剛勁獨立，不襲前跡，挺然奇偉，有似其為人。

【唐顏魯公法帖〈虞世南帖附〉】

右顏真卿書二帖，並虞世南一帖，合為一卷。顏帖為刑部尚書時乞米於李大夫，云「拙於生事，舉家食粥來已數月，今又罄乏，實用憂煎」，蓋其貧如此。此本墨跡在予亡友王子野家。子野出於相家，而清苦甚於寒士，嘗摹帖刻石以遺朋友故人，云：「魯公為尚書，其貧如此，吾徒安得不思守約？」世南書七十八字，尤可愛，在智永《千字文》後，今附於此。

【唐元次山銘】

右《元次山銘》，顏真卿撰並書。唐自太宗致治之盛，幾乎三代之隆，而惟文章獨不能革五代之弊。既久而後，韓、柳之徒出，蓋習俗難變，而文章變體又難也。次山當開元、天寶時，獨作古文，其筆力雄健，意氣超拔，不減韓之徒也。可謂特立之士哉！

【唐張中丞傳】

右《張中丞傳》，李翰撰。嗚呼！張巡、許遠之事壯矣，秉筆之士皆喜為之稱述也。然以翰所記，考《唐書》列傳及韓退之所書，皆互有得失，而列傳最為疏略。雖云史家當記大節，然其大小數百戰，屢敗賊兵，其智謀材力亦有過人可以示後者，史家皆滅而不著，甚可惜也。翰之所書，誠為太繁，然廣記備言，所以備史官之採也。

【唐甘棠館題名〈貞元間〉】

右《甘棠館題名》。自唐德宗貞元以來，止於會昌，文字多已磨滅，惟高元裕、韋夏卿所書尚可讀。甚矣，人之好名也！其功德之盛，固已書竹帛、刻金石，以垂不朽矣。至於登高遠望，行旅往來，慨然寓興於一時，亦必勒其姓名，留於山石，非徒徘徊俯仰，以自悲其身世，亦欲來者想見其風流。夏卿所記，留連感愴，意不淺也。如高、韋二子，皆當時知名士也，史傳載之詳矣。昔杜預沉碑漢水，謂萬世之後，穀或為陵，庶幾復出，以見於世，其為慮深矣。然預之功業不待碑而自傳，其區區於此者，好名之弊也。故士或勤一生以自苦，或餓死空山之中，甚者蹈水火、赴刀鋸，以就後世之名，為莊生所笑者有矣。故余於《集古》，每得前世題名，未嘗不錄者，閔夫人之甚好名也。治平元年清明前一日書。

【唐汾陽王廟碑〈貞元二年〉】

右《郭子儀廟碑》，高參文。其敘子儀功業不甚詳，而載破墨姓處木、討沙陀處密事，則《唐書》列傳無之。蓋子儀微時所歷，其後遂立大勛，宜乎史略不書也。然《唐書》有處密、處月、朱耶、孤注等，皆是西突厥薛延陀別部名號。余於《五代史》為李克用求沙陀種類，卒不見其本末，而參謂「處密」為「沙陀」，不知其何所據也。按陳取蹲右羌掖》亦云討沙陀處墨十二姓，與參所書頗同。《唐書》轉「蜜」為「密」，當以碑為正。治平甲辰七月十三日，以服藥家居書。

【唐賀蘭夫人墓誌〈貞元七年〉】

右《賀蘭夫人墓志》，唐陸贄撰，或云贄書也。題曰《秘書監陸公夫人墓誌銘》，而贄自稱侄曾孫。此石在常州。

【唐辨正禪師塔院記〈貞元中〉】

右《辨正禪師塔院記》，徐峴書。誠能行筆，而少意思也。往時石曼卿屢稱峴書，曼卿多得顏、柳筆法，其書與峴不類而遠過之，不知何故喜峴書也。余當曼卿在時，猶未見峴書，但聞其所稱。曼卿歿已久，始得此書，遂錄之爾。

【唐韓愈盤谷詩序〈貞元中〉】

右《送李願歸盤谷序》，韓愈撰。盤谷在孟州濟源縣，正元中，縣令刻石於其側。令姓崔，其名浹，今已磨滅。其後書云「昌黎韓愈，知名士也」。當時退之官尚未顯，其道未為當世所宗師，故但云「知名士」也。然當時送願者不為少，而獨刻此序，蓋其文章已重於時也。以余家集本校之，或小不同，疑刻石誤。集本世已大行，刻石乃當時物，存之以為佳玩爾，其小失不足較也。治平元年中元日書。

【唐郭忠武公將佐略〈貞元十二年〉】

右《忠武公將佐略》，陳茸。忠武公者，郭子儀也。戎所書，亦為盛矣，猶言得其六七。蓋其官至宰相者七人，為節度使者二十八人，尚書丞郎、京尹者十人，廉察使者五人。據人得而書者，實六十人，而顯名於世者蓋五十人。雖喬琳、周智光、李懷光、僕固懷恩等陷於禍敗，然杜鴻漸、黃裳、李光弼、光進之徒，偉然名見於當時而垂稱於後世者，亦不為少，豈惟得失相當而已哉！雖汾陽功業，士多喜附以成名，然其亦自有以得之也。其忠信之厚，固出其天性，至於處富貴、保功名，古人之所難者，謀謨之際，宜亦得其助也。治平甲辰秋社前一日書。

【唐濟瀆廟祭器銘〈貞元十三年〉】

右《濟瀆廟祭器銘》，張洗撰。碑云「置齋郎六人」，唐自高宗以後，官不勝其濫矣。洗之所記，乃開元時事，州縣祠廟置齋郎六人，可知其濫官之弊。然史家不能詳載，惟於碑刻偶見其一二爾。治平甲辰秋分後一日，中書東閣雨中書。

【唐神女廟詩〈貞元十四年〉】

右《神女廟詩》，李吉甫、丘玄素、李貽孫、敬騫等作。余貶夷陵令時，嘗泛舟黃牛峽，

至其祠下，又飲蛤蟆碚水，覽其江山，倬窮僻，獨恨不得見巫山之奇秀。每讀數子之詩，愛其辭翰，遂錄之。嘉祐八年十一月十四日。

【唐馬寔墓誌銘一〈貞元十四年〉】

右《馬寔墓誌銘》，唐歐陽詹撰并書。其文辭不工而字法不俗，故錄之。寔之事跡，亦無足紀也。

【唐馬寔墓誌銘二】

詹之文為韓退之所稱，遂傳於世。然其不幸早死，故其傳者不多。刻石之文，秖有此與《福州佛記》耳，尤可惜也。

【唐陽武復縣記〈貞元十九年〉】

唐衢文世罕傳者，余家《集錄》千卷，唐賢之文十居七八，而衢文只獲此爾。然其氣格不俗，亦足佳也。

【唐石洪鐘山林下集序〈貞元二十年〉】

右《鐘山林下集序》者，石洪為浮圖總悟作也。石洪為處士而名重當時者，以常為韓退之稱道也。唐世號處士者為不少矣，洪終始無他可稱於人者，而至今其名獨在人耳目，由韓文盛行於世也。而洪之所為，與韓道不同而勢不相容也。然韓常嘆籍、湜輩叛己而不絕之也，豈諸子駁雜，不能入於聖賢之域，而韓子區區誨誘，思援而出於所溺歟？此孔、孟之用心也。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。是日，上以霖雨不止，分命群臣祈禱。余祈於太社，既歸而雨遂止，某謹記。

【唐房太尉遺愛碑陰記〈元和六年〉】

石洪文字罕見於後世，故特錄之。

【唐韓退之題名〈元和四年〉】

右韓退之題名二，皆在洛陽。其一在嵩山天封宮石柱上刻之，〔記龍潭遇雷事。〕天聖中，余為西京留守推官，與梅聖俞游嵩山，入天封宮，裴回柱下而去。遂登山頂，至武后封禪處，有石記，戒人游龍潭者，毋妄語笑以黷神龍，龍怒則有雷恐。因念退之記遇雷，意其有所試也。其一在福先寺塔下，當時所見墨跡，不知其後何人摹刻於石也。治平元年三月二十二日書。

【唐田弘正家廟碑〈元和八年〉】

右《田弘正家廟碑》，昌黎先生撰。余家所藏書萬卷，惟《昌黎集》是余為進士時所有，最為舊物。自天聖以來，古學漸盛，學者多讀韓文，而患集本訛舛。惟余家本屢更校正，時人共傳，號為善本。及後集錄古文，得韓文之刻石者如《羅池神》、《黃陵廟碑》之類，以校集本，舛繆猶多，若《田弘正碑》則又尤甚。蓋由諸本不同，往往妄加改易。以碑校集印本，與刻石多同，當以為正。乃知文字之傳，久而轉失其真者多矣。則校讎之際，決於取舍，不可不慎也。

印本云「銜訓事嗣，朝夕不怠」，往時用他本改云「銜訓嗣事」。今碑文云「銜訓事嗣」，與印本同，知其妄改也。

印本云「以降命書」，用他本改為「降以命書」。今碑文云「以降命書」，與印本同，知為妄改也。

印本云「奉我天明」，用他本改云「奉我王明」。今碑文云「奉我天明」，與印本同，知為妄改也。此類甚多，略舉三事，要知改字當慎也。治平元年三月八日書。

【唐韓愈南海神廟碑〈元和十五年〉】

右《南海神廟碑》，韓愈撰，陳諫書。以余家舊藏集本校之皆同，惟集本云「蜿蜿蜒蜒」，而碑為「蜿蜿蛇蛇」，小異，當以碑為正。今世所行《昌黎集》類多訛舛，惟《南海碑》不舛者，以此刻石人家多有故也。其妄意改易者頗多，亦賴刻石為正也。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書。

【唐韓愈羅池廟碑〈長慶中〉】

右《羅池廟碑》，唐尚書吏部侍郎韓愈撰，中書舍人、史館修撰沈傳師書。碑後題云「長慶元年正月建」。按《穆宗實錄》，長慶二年二月，傳師自尚書兵部郎中、翰林學士，罷為中書舍人、史館修撰。其九月，愈自兵部侍郎遷吏部。碑言柳侯死後三年廟成，明年愈為柳人書羅池事。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卒，至愈作碑時，當是長慶三年。考二君官與此碑亦同，但不應在元年正月，蓋後人傳模者誤刻之爾。今世傳《昌黎先生集》載此碑文多同，惟集本以「步有新船」為「涉」，「荔子丹兮蕉黃」，「蕉」下加「子」，當以碑為是。而碑云「春與猿吟而秋鶴與飛」，則疑碑之誤也。嘉祐八年六月二日書。

【唐韓愈黃陵廟碑〈長慶元年〉】

54 右《黃陵廟碑》，韓愈撰，沈傳師書。《昌黎集》今大行於世，而患本不真。余家所藏，最號善本，世多取以為正，然時時得刻石校之，猶不勝其舛繆，是知刻石之文可貴也，不獨為玩好而已。《黃陵碑》以家本校之，不同者二十餘事，如家本言「降小君為夫人」，而碑云「降小水」之類，皆當以碑為正也。嘉祐八年十月十八日書。

【唐胡良公碑〈長慶三年〉】

右《唐胡良公碑》，韓愈撰。良公者名珣，韓之門人張籍妻父也。今以碑校余家所藏《昌黎集》本，號為最精者，文字猶多不同，皆當以碑為正，茲不復紀。碑云「珣子逞、、巡、遇、述、遷、造」，而集本無「巡」，他流俗所傳本有云「遇」或為「巡」者，皆非，當以碑為正。治平元年七月晦日書。

【唐韓文公與顛師書】

58 右韓文公《與顛師書》，世所罕傳，余以集錄古文，其求之既勤且博，蓋久而後獲。其以《易・繫辭》為《大傳》，謂「著山林與著城郭無異」等語，宜為退之之言。其後書「吏部侍郎、潮州刺史」，則非也。蓋退之自刑部侍郎貶潮州，後移袁州，召為國子祭酒，遷兵部侍郎，久之始遷吏部，而流俗相傳，但知為韓吏部爾。顛師遺記雖云長慶中立，蓋並韓書皆國初重刻，故繆為附益爾。治平元年三月十三日書。

【唐高閒草書】

高閒草書，審如此，則韓子之言為實錄矣。廬陵歐陽修。

【唐盧頊禱聰明山記〈元和三年〉】

右《禱聰明山記》，盧頊撰，乃盧從史禱山神之記也。閱從史官屬題名，見孔戡與烏重胤俱列於後，而感韓退之記戡事云「戡屢諫從史，不聽，卒為重胤所縛」，掩卷嘆息者久之。嗚呼！禍福成敗之理甚明，而先事而言則罕見從，事至而言則不及矣。自古敗亂之國，未始不如此也。

【唐侯喜復黃陂記〈元和三年〉】

右《復黃陂記》，唐侯喜撰。黃陂在汝州，汝州有三十九陂，黃陂最大，溉田千頃，始作於隋。記云「至貞元辛未，刺史盧虔始復之」。辛未，貞元七年也，碑元和三年建。喜之文辭嘗為韓退之所稱，而世罕傳者，余之所得，此碑而已。

【唐柳宗元般舟和尚碑〈元和三年〉】

右《般舟和尚碑》，柳宗元撰并書。子厚所書碑世頗多有，書既非工，而字畫多不同，疑喜子厚者竊借其名以為重。子厚與退之，皆以文章知名一時，而後世稱為韓、柳者，蓋流俗之相傳也，其為道不同猶夷、夏也。然退之於文章每極稱子厚者，豈以其名並顯於世，不欲有所貶毀，以避爭名之嫌，而其為道不同，雖不言，顧後世當自知歟？不然，退之以力排釋老為己任，於子厚不得無言也。治平元年三月二十二日書。

【唐虞城李令去思頌〈元和四年〉】

右《虞城李令去思頌》，李白撰文，王兆。唐世以書自名者多，而小篆之學不數家，自陽冰獨擅，後無繼者，其前惟有《碧落碑》，而不見名氏。眡開元、天寶時人，在陽冰前而相去不遠，然當時不甚知名。雖字畫不為工，而一時未有及者，所書篆字惟有此爾，世亦罕傳。余以《集錄》求之勤且博，廑得此爾。今世以小篆名家，如邵不疑、楊南仲、章友直，問之，皆云未嘗見也。治平元年二月七日書。

【唐僧靈澈詩〈元和四年〉】

右靈澈詩，云「相逢盡道休官去，林下何曾見一人」，世俗相傳，以為俚諺。慶曆中，

天章閣待制許元為江淮發運使，因修江岸得斯石於池陽江水中，始知為靈澈詩也。澈以詩稱於唐，故其與相唱和者，皆當時知名之士。包侍郎者，佶也；徐廣州者，浩也，代宗時為嶺南節度使。

【唐南嶽彌陀和尚碑〈元和五年〉】

右《南嶽彌陀和尚碑》，柳宗元撰並書。自唐以來，言文章者惟韓、柳，柳豈韓之徒哉？真韓門之罪人也。蓋世俗不知其所學之非，第以當時輩流言之爾。今余又多錄其文，懼益後人之惑也，故書以見余意。

【唐陽公舊隱碣〈元和中〉】

右《陽公舊隱碣》，胡証撰，黎胃書，李靈省篆額。唐世篆法，自李陽冰後，寂然未有顯於當世而能自名家者。靈省所書《陽公碣》，筆畫甚可佳，既不顯聞於時，亦不見於他處。以余家所藏之博，而見於錄者惟此，雖未為絕筆，亦可惜哉！嗚呼，士有負其能而不為人所知者，可勝道哉！

【唐于夐神道碑〈元和中〉】

右《于夐[1]神道碑》，盧景亮撰。其文辭雖不甚雅，而書事能不沒其實。夐為人，如其所書，蓋篤於信道者也。碑云「司馬遷儒之外五家，班固儒之外八流」，其語雖拙，蓋言其學不駁雜也。然則非徒貶去釋老而已，自儒術之外，餘皆不學爾。碑又云「其弟可封好釋氏，夐每非之」。夐，于頔父也。然可封之後不大顯，而夐後甚盛，以此見釋氏之教信向者未必獲福，毀貶者未必有禍也。碑言「夐篤於孝悌，守節安貧，不可動以勢利」，其所履如此，足以興其後世矣。治平元年八月十一日書。

【唐昭懿公主碑〈元和中〉】

右《昭懿公主碑》，孟簡撰，皇甫鎛書。公主，代宗女也，號升平公主，嫁郭氏。公主之號，自漢以來始有，謂天子之女禮不自主婚，以公主之，因以為名爾。後世號某國公主者，雖實不以國公為主，而名猶不失其義。唐世始別擇佳名以加之，如升平之類是也，已失其本義矣。今此碑乃云「諱升平公主」，「字升平公主」，斯莫可曉也已。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。

【唐李光進碑〈元和中〉】

右《李光進碑》，楊炎撰，韓秀實書。唐有兩李光進，其一光顏之兄，其一光弼之弟也。此碑乃光弼弟也。唐史書此兩人事多誤，《新書》各為傳以附顏、弼，遂得其正。治平元年夏至日書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

↑ 該字由「夐」改目為田，見http://archive.org/stream/06076183.cn#page/n88/mode/2up